

教育部學海築夢計畫-美國薩盧斯大學實習分享

國際處 / 語聽系 紀昀萱

緣起

「國際觀」與「視野」是我期許自己能夠擁有並且保有一定程度的特質，它們能帶給你在看待事情時能從不同的角度思考，因此能得出不同面向的答案。對於語言治療的專業知識來說，美國的相關背景相較於台灣是更深更廣，能夠學習的向度也因此能夠較多；對於我來說，出國接受不同的刺激能讓我思考進而產生更多想法，讓自己有向前走的動力。也因為我有一個未來自己開治療所的夢想，因此我想透過出國參訪看看國外的治療環境，結合台灣、美國兩邊的優點，並期許自己擁有跳脫性的思維來經營治療所，而不會被現有的概念束縛。

國外實習機構簡介

這次學習的學校是位於美國賓州的Salus University，為一所以醫學相關科系為主的大學，包含語言治療、聽力、視光等。語言治療學系為碩士學位課程，主要培養取得證照之語言治療師，該系更強調完善之生物醫學科學、跨專業教育和臨床技能的培養。校園內更是有臨床中心(The Speech-Language Institute)，不僅提供學生在在學期間的臨床見習、實習訓練，讓學生能接觸自嬰兒至老年人各類型之臨床個案，包含語言障礙、言語障礙、吞嚥障礙、自閉症、嗓音障礙等，裡頭的治療服務更是免費的，提供給需要幫助的民眾。

國外實習企業或機構之學習心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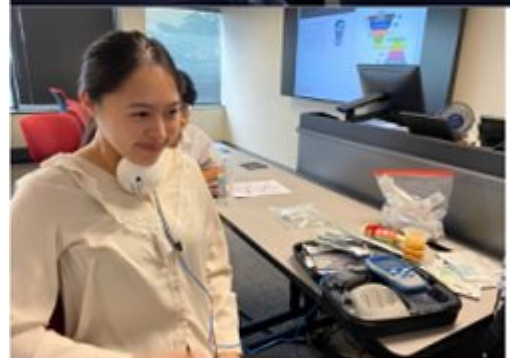
(一) 美國教授帶給我的心靈震撼

美國教授給我的感覺是：即使我的專業知識比你多，但我們比較像是坐下來一起討論一個知識，而不是你坐下來聽我講。這個感受是我覺得影響整體學習能夠很開心的分享知識、詢問問題最關鍵的一項因素，而且在整個過程中，會覺得備受尊重。他們不論是在課程討論還是匿名表單，都灌輸了一個核心訊息：「我們可以如何『支持』你，讓你能變得更好？」，而不是告訴你「你要這樣做才能變得更好」。我覺得這次的學習對比之前在台灣的學習過程，即便都是在上課、學習，學的課程內容也相似，但在學習路上心靈的感受卻能感覺到明顯的差異，我覺得我們跟教授之間的關係是真正平等的，平等卻尊敬。

另外，教授會時常告訴我們很多無論是在未來職業或是學習生涯中的人生道理，讓我覺得在這裡生活中就像是在讀一本書，時時充滿了對生活的體悟，也因為覺得教授是以朋友的身份跟我們講這些話，不是以教授的身份「指導」我們，因此覺得特別感動。

1. 教授的言教

(1) Learning to be a therapist is learning to be flexible: 「保有彈性」是他們覺得最重要的特質，這句話也是教授在這段期間內不斷提醒我們的。擁有隨機應變的能力不論是日常打理或是臨床實務，都能因為少了緊張感而讓自己以及個案有更舒適的時間以及空間。能否在發生突發狀況時從容應對，對於專業度來說也是一大考驗。(2) 學習就像是撥開一顆顆洋蔥: 教授說這個比喻時馬上戳中我的心。其實一開始來美國時，我心中就有一個感動，很感謝我有這個「機會」去知道自己有什麼不足、自己有什麼知識是需要補充的。以洋蔥



來比喻的話，就等於說有一條路指引我找到洋蔥來撥開。而當開始探索這領域的知識後，你會問得越多後又讀得越多，就又会越知道自己有哪些東西是不足的，也就更有方向來去提升自己在該方面的知識，就像洋蔥一樣一層一層。而這些洋蔥是永遠都撥不完的，因為每顆洋蔥當中的知識量都是沒有盡頭且不斷推陳出新的。

2教授的身教

(1)真正站在對方的角度去思考:就像前面說到的，是站在對方的角度去思考說你會需要什麼，而不是以上位者的角度告訴你應該要怎麼做。看待個案也是一樣的道理，怎樣做對個案才是最好的？而不是怎樣是最輕鬆的、利益最大的、能賺更多錢的？在此之前，我也覺得自己很有同理心，但真正親耳聽見才會意識到，我們都以為我們有站在別人的立場思考、具備同理心，但其實還差了很多距離。在生活方面，很多亞洲的大人都覺得「我這樣是為你好」，但其實都沒有真正站在對方的角度思考，缺乏尊重每一個個體。我也是在這裡真正看到他們這樣才發現自己其實沒有真正做到所謂的「同理」。我覺得因為這樣，所以讓他們看起來「同時具備同理心跟親切度但依舊保有專業度」。(2)謙虛能使人尊敬:除了將教授的光環拿掉與我們同等討論知識外，他們總說我們跟他們是一同學習的，例如：因為我們問了這個問題，所以他要再回去找資料，將期刊或文章傳給我們看，真的是沒有所謂的「架子」，讓我覺得有這種老師真好。

(二) 專業知識的提升

1.專業知識的補足

在台灣，雖然都有按時準備期中期末考，但難免有些知識在記憶中是有缺漏或者已經忘記的。在美國一次次見習的過程中，都會覺察到某些需要再次複習的資訊，回到宿舍時就會去找相關的資料重新將這部分的知識補齊，也會找更多延伸、大三才會上到的內容。隔天在與老師討論時，就能詢問更精確以及深入的問題，對於老師的回答也能明白得較清楚。

除了在見習當下使用白紙記下所學，我有另外準備一本筆記本能夠在上面寫下消化、整理過後的內容。首先我會針對該堂見習個案的症狀來做病理知識的釐清，包括造成的原因、神經解剖的機制、臨床表現、與相似病名的比較等。再記下整理過後的見習所學以及與教授的問答內容。這樣的學習模式我覺得受益良多，歷經消化內容、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也能有系統的在腦中整理所學。

2.跟台灣見習最大的不同—整體是被規劃完善的

在美國的每次見習前，教授都會給一張由該堂治療課的實習學生撰寫的「治療計畫表」，上面很清楚地列出這堂治療課的目標、策略/模式/方法、工具、給個案的衛教（回家作業）內容，以及選擇這些治療方法的理由(以實證本位撰寫，需根據：(1)資料來源、(2)督導的專業判斷、(3)個案重視的問題、喜好。因此對於見習生來說，能夠很清楚地知道要觀察什麼，見習完回去後也能很有條理的閱讀、複習今天課節的重點。對於一些我們還沒學過的名詞、治療方法的具體內容，也都有列在上面，複習時就可以有根據的找資料，把不懂的專有名詞及治療方法弄懂，深入閱讀後也能重新理解課節內容。有這個紙本，就能更快速、精準的學習，也能少走一點彎路。這樣規劃完善的見習流程是以往在台灣見習所沒有的，在台灣是自己憑空寫出一個見習單，而寫完之後，因為沒有參考的紙本資料，會不知道自己寫的方向是否正確以及有無錯誤、遺漏的地方。或許是因為那裡都是學生在實習、為臨床做練習，才会有那麼詳細的作業及整套規劃，但從中我們也能看出他們的教學體制規劃的很周全，也能夠看出實習學生在治療前都有事先做好功課，因此能給個案提供自己能力範圍內最好的服務。這個計畫表也真的都是有被照著進行的，而若課節時間快結束但列出的治療目標尚未達成，實習學生就會絞盡腦汁地讓個案配合（尤其是兒童個案），或是想其他方式能夠讓個案在無意識、看似在輕鬆玩樂的情況下完成目標。這也讓我觀察到什麼叫做臨機應變的能力，也呼應到前面提到flexible的重要性。

3.Do you have any questions?

在這邊上課時不時就會聽到這個問句，在台灣我們好像沒有這個「習慣」去反思剛才講的內容進到腦袋思考後成了什麼樣子、有沒有任何問題，因為課堂中很少會有「停下來反思」的這個環節。在美國，我會努力地思考相關的問題來問老師，即便我真的不太會講話，而且有些問題就算用中文講我也會語無倫次，何況用英文講，也因此說出來的話基本上毫無文法可言。但一問出來老師就會補充更多相關甚至延伸的知識，所以你會覺得問問題很值得、幸好有問這個問題！我覺得老師也很厲害，知道我們在問什麼！

學程其中有一堂課是自閉症的課，因為我本身對小兒領域就很有興趣，老師可能也特別喜歡看我，每次老師問大家有沒有問題時，因為我也都一直看著老師，老師就會發現我然後說：“Oh, it seems that she has a question.”，然後就會等我問問題，我覺得這段過程其實蠻好玩的，更讓我學習思考以及對現有知識提出批判的能力。

這個在美國習以為常的問句可能在台灣就是一個意思意思，可能是風氣不同，台灣沒有像美國那麼重視學生問問題的環節，學生也可能因為怕尷尬而害怕發言，因此缺少了這種課堂中的師生互動。而且我覺得有這個問答環節也能夠讓老師更精進自己，對於所講的內容更加符合學生的期待。

4.探索台灣語言治療未來的新領域

美國語言治療師的工作比台灣多了非常多領域，例如：小學校內語言治療師、嬰兒吞嚥等。在小學校內語言治療師方面，由於台灣的語言治療師人員缺少，且無相關的政策，加上學校開出的待遇相對來說較不佳，因此只有零星幾位語言治療師在小學內提供服務。而我在美國認識校內語言治療師的工作內容後，我覺得如果台灣小學校園也能夠提供這樣的服務，是的確能夠幫助到這些需要資源的孩子，也能讓他們享有和其他孩子相當的受教權益。校內語言治療師與醫療體系的語言治療師稍稍不同，設立治療目標的角度會較偏向於學業。他們會根據小孩的狀況設立個別化教育計畫（IEP），治療使用的材料也大多是學校教學內容，有需要時會進到孩子的教室內，在孩子上課的同時給予輔助。這對讀寫障礙的孩子及使用輔助溝通系統（AAC）的孩子尤其有幫助，因為治療師能夠在旁運用策略，讓孩子即便擁有缺陷但仍能和其他孩子一樣參與課堂內容。

我們去參訪當地小學時為暑假期間，這期間校內也有各類型的治療師在校內提供治療，或者較像是課後加強的服務。其中，單純的治療課程多為個人，課後加強服務多為團班，雖稱作團班但幾乎每個孩子都有一專業人員（語言治療師或特教老師）陪同。這些資源的支持是我十分驚喜的地方。

5.認識到台灣沒有的治療方法、評估工具、教材等

因為語言治療在台灣算是一個蠻新的領域，很多工具、設備在台灣都還未發展得像美國成熟。舉例來說，美國有非常多款輔助溝通系統（AAC）供需要的個案使用，我們有見習到一位個案來到治療所是為了學習AAC的使用，我們到他們的小學參訪時，也有看到特教班級中幾乎每個小孩手上都有一個AAC。而中文版的AAC就寥寥無幾，或許是缺乏有心人士協助開發，又或許是因為這領域尚未發展至該階段，導致中文版本的工具與國外相較來說顯得不足。另外，評估工具數量的懸殊也讓我大為驚奇，在台灣的課堂中，雖然老師有列舉出各種評估工具供我們了解，但幾乎都是只有英文，並未翻譯成中文，因此台灣的評估工具的樣式，缺乏多樣化供治療師選取使用。而當美國教授將評估工具一一攤開向我們介紹時，我們皆露出興喜的表情翻閱一張張圖卡及一本本書籍，像是探索宇宙般充滿了對這些工具的好奇心。

除了評估工具外，治療課程中能夠使用的學習單也是有一套完整規劃的材料可以運用，對於治療用的材料、工具，治療師也就可以不用大費周章地自己想題目。例如我們有見習到幾名成人失語症個案，治療師就使用了Walc這套學習單作為治療的工具，Walc總共有12本，各針對不同的語言問題有不同的題目（例如：Walc1: Aphasia Rehab, Walc6: Functional Language, Walc8: Word Finding），且個案回家也能練習、當功課，為一套很好用的教材。

在治療模式方面，有位7歲言語失用症（CAS）的男孩使用了ReST treatment做治療，這是一個研究證實有效、運用在治療兒童言語失用的治療模式。它是一套標準治療流程，治療的步驟、工具、做法都是固定的。原理為運用「非詞」來練習口腔肌肉的運動、重音的使用等，期待個案能將此練習的效果套用在真正的單字上，來達到正確的語音產出。這標準化類型的治療模式是我在尚未踏進這領域時就曾經好奇、思考過的問題，照理說應該能夠有這樣的材料，但現在身旁的知識都告訴我說：治療方法是按照個案量身定做，沒有既定的形式。因此這個問題的一直存在於我的心中，直到今日浮出水面。見習過後在我的詢問下，教授有再舉出相似的例子，但教授也說道：治療師還是預具備有彈性的頭腦，會將這視為一個工具而不會永遠依循、仰賴它。一般來說治療主要還是進行治療師自行設立的目標、方法，而有時候治療遇到瓶頸時可讓個案諮詢看這類的標準治療法。但最重要的關鍵是治療師不能被標準化的既有觀念網綁而忘掉了專業以及靈活的頭腦。

6.專業分工明確，取代什麼都做的大雜燴

此點比較算是了解台灣與美國醫療體制的不同，在美國我們常常被問一個問題：「有沒有特別想走哪個方向？」，這裡指有沒有偏好小孩還是成人個案，或是特定的障礙族群。而他們會這樣問的原因為，在美國連醫院都有很明確的分類，兒童醫院、復健醫院、綜合性醫院、專科醫院等，你便可以依據自己的偏好找到適合自己的醫院工作。台灣的醫院較傾向全部個案類型都收，因此治療師沒有辦法選擇以特定哪個族群為專業。雖然這是制度的結果，我仍覺得台灣稍稍可惜了，因為這樣每個治療師就需平分精力在不同專業領域上，也沒法從個性上做篩選，特別是面對兒童及成人需呈現出的個性稍顯不同，更需要相對應個性適合的治療師，這樣對個案來說服務的品質也可能較佳。對此我有個想法，若是語言治療自己內部將個案分配給該專業的治療師呢？或許這是可行的辦法。